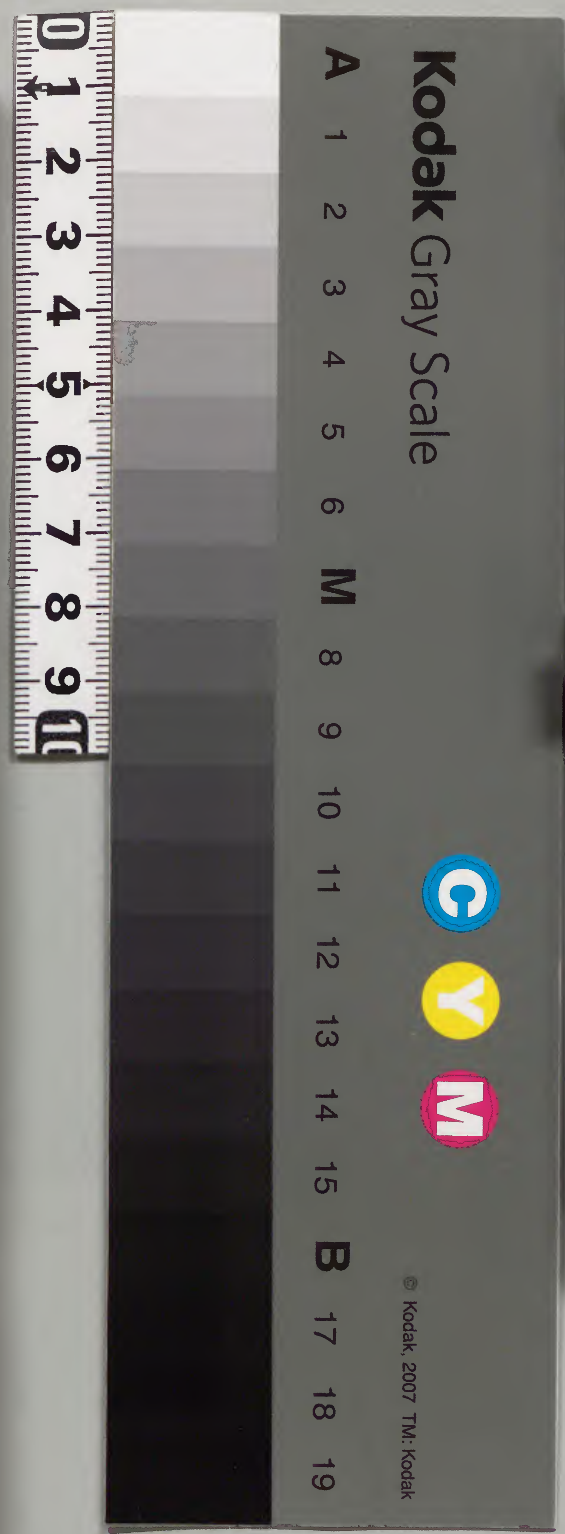


# 史記

世家十七  
之八

内閣文庫			
三 七 九 函	五 〇 〇 九 冊	五 〇 〇 九 架	漢 書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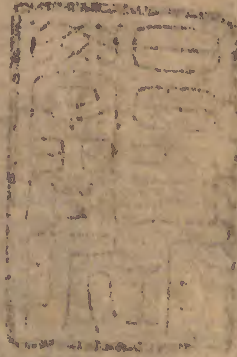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9
冊數	50 ( 28 )
函號	279 18





# 史記

家十七  
之八



				漢書門
		五〇		
	五〇	四〇	九	
五〇	九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〇	漢
	五〇	九	書
二七	九	一	九
函	冊	號	類
四	架		



孔子世家第十七

淺草文庫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

之儀表示入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

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

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

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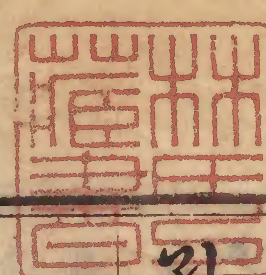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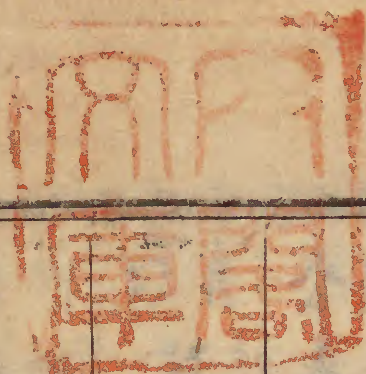
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

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

統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





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鄒縣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丘丘山按今丘丘山在兗州鄒城關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在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号關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

云叔梁紇庶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

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禱於尼丘得徵在據其婚過六十四明矣



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

二十一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

序孔子卒云七十生而首上音烏頂音圻頂索隱曰圻

鼎圻頂言頂上竅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正義曰招

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竇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

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

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

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

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防山在

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

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微在梓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

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孔子為兒嬉戲常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

足天子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

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蓋其慎也徐

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日魯縣有關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



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正義曰耶人正義曰

義曰慎謂以緋引棺就殯所也

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音

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而陽虎絀曰季氏

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

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

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

意是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

子病且死索隱曰弗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

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

三十五矣是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此文誤也服虔曰聖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

人謂商湯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

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

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也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

故鼎銘云也杜預曰三命上卿一命而僂再命

而僂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僂俯循牆而走杜預曰

往



日言不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 饋於

安敢行杜預曰其恭如是 是粥於是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饋 以餽余口粥饋粥餽屬言至儉也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

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

當大位謂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

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

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

人亦木史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

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

積倉庫 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

為司空已而去魯斤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

蔡之間於是及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

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及魯魯南

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

年五十一南見者 聘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

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

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

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



言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  
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  
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入者也  
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  
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  
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王肅云言

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

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溪六卿擅權東伐諸侯趙靈王兵疆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趙則晉怒附於晉則趙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晉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



正義曰甫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

里奚也句孟子以為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

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正義曰邠音

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

兩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邠

昭伯鬪雞季氏芥雞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

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

正義曰相州城安縣

東南三十里在丘故城其後頃之魯亂孔子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

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

齊間習韶樂之盛美致志於肉味也索隱

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齊

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景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也孔安國曰言將危他

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

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

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

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

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

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

樂至周室微而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

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

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

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

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

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

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

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



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

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

其中有羊問仲尼云得狗狗者以孔子博物

則仲尼曰以缶所聞羊也缶聞之木石之怪

夔罔闕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

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達闕音兩家語作魍魎繅音騷然山繅獨一足是

山神名故謂之夔夔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一足獸狀如人也

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土之怪墳

羊唐固曰墳羊雌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

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墮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

專車專檀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

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

羣神之主故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謂之神也

風氏違命後至故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吳

禹殺之陳尸為戮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



下其守為神

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

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社稷為公侯

王肅曰但守社稷無

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

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韋昭曰封山禺禺

山在吳郡永安縣 綱案晉大康元

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

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

為長翟今謂之大人

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客

曰人長樂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

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 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

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

於是吳客曰善

哉聖人拒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

狃音女九反鄒氏云一作蹂論語作弗擾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拒子怒陽虎囚囚拒子與盟而驛之

正義曰驛音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

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

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

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

音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

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

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

能已用曰盖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

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拒譚亦以為誣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

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

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

亦率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

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

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



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

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宰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

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

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矛

戟劔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入以兵

皆所執故周禮諫有校孔子趨而進歷階而

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

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

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

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



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

亂也家語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作焚侮

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怒告其群臣

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

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

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

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

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曾築城於此以

旌孔子之功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

因名謝城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

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

藏甲大夫母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於是

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

亭在鄆州宿城縣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人入孔子命申句須樂

頡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平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宛

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郟城在兗州泗水

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

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

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

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

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



職客求而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

為先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

容璣王肅云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

君為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王肅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率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

憂使人死敗故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



仕不遇也故且  
優游以終歲  
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

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

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

鄒是子路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彌兄所說不同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

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

○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皆用小也 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

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孔

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

匡城在滑州城顏淵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

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

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

陽貨正從此入田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

知孔子聖田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



簡子以甲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士圍夫子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

曰子在圃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圃人抱已無所致死也

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没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困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

奈我何也天未喪斯文則我當傳之困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孔子使從者為宰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

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没之文及從者臣宰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此文交互耳

日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

月餘反乎

衛主蘧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衛主蘧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

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

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曰璆音虬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

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失之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藥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

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秦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

隱曰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於李充曰使好德始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率孔子去曹

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表公三年孔子過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按

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

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真曰索隱曰家語姑

日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

其項類畢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

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

食故纍然而不得志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

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

之狗既斂而擲有席子真以實告孔子孔子

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孔子遂至陳主於甬城貞子家歲餘吳王

未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

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

廷而死楷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車服曰

今之鸚也楷木名弩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

咫楷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笋毛詩

義疏鸚齊人謂之鸞正或謂之題眉或陳湣

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

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仲



虎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

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赫韃國方有此矣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

百蠻夷狄之百種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自

之財賄而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木

姬

車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

謂若夏后氏之璜

分異姓以遠

方職使無忘服

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

故分陳以肅慎

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韋昭曰故府舊府也

孔子居陳

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其侵陳陳常被

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

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

從夫子遇難於困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



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索

日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而謂孔子曰苟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

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

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河東伐

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

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

與不叔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

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

簡子之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



牟蓋在漢陽西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于路

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孔安國曰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

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滌之於涅中我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

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孔子繫磬有荷蕢而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萑草器也

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

也無益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

為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十日不進師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



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

為入黯然而黑王肅曰黧然而長云頽而長

兮索隱曰幾與注頽眼如望羊王肅曰望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

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

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

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竇犢又作竇

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

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

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已得志殺之乃從政立聳之也剗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

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其鳥獸之於不義



也尚知辟之而况乎立哉乃還息乎陬鄉作

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

語云作而反乎衛入至蘧伯玉家他日靈公

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

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

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

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

表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

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

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

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

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

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

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



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冉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贛知孔子思

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



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趙大夫

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

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及于

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鄭玄曰非廣五寸二非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

名葉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

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

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

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

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統

亂同空舍此適彼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

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鄭玄曰耨而不耨耨種



也輟止也覆種不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

止不以律告者何晏曰為其不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

山林是達已意而非已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

皆不與易也同羣他曰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

曰丈人老者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

而索也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子路以

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

不出行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

不在公四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

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

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

夫危矣於是乃相與設徒役圍孔子於野不

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孔子講



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

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

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

一知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

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

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

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

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



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  
容夫子夫子蓋少與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  
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  
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  
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  
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  
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  
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



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致下再求云

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 趙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於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彌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古之業王若用之則趙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

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平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秋趙昭王率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洋在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

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猶可

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

之言於是孔子自趙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

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

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

子男五年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

以周禮而後具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鄆城在沂丞縣地理太宰嚭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

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是

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

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

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

遠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夫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



二者不行則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

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

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緡已

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

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

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

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

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

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

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

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文子固止會



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

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

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

十五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

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

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

東公問曰何為則入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

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

則枉者服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

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

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

宋之君不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

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



也知者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如何晏曰太師學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

既發放縱盡其皦如何晏曰言繹如也以成

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

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古者詩三千餘篇及

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五呂取可施於禮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

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

王雎也鳥擊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

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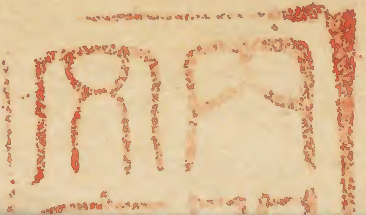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

王化成也按王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

厚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得華吻吻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  
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

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清廟為頌始正義曰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也朝諸侯率以

祀文王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

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

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

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

分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

下二經各序彖正義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

其相次之義彖正義曰夫

子所作統論一卦之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

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

義也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

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象象卦辭下

之又言系辭者取網系之義也象象卦辭下

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

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

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文言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

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



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  
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  
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讀易  
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

鄒音聚顏濁鄒非七十人入數也顏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母意何晏

道為度故母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母固何

不任意也故無固行也母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  
是從故不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

也仁者行之盛也寡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

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其

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

本作遂遂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



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

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

和樂。八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

也。好。君召使償。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

色。君命名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

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餽也。席不正

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

不歌。見齊衰與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瞽育。

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

無常。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

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使重歌而自和也。

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身盡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

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

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不實曰夫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子貢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備也。



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

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

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然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

入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

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

夫子之善誘猶不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

孔子博學道藝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

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兼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

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詩用也言孔子自云

我不見用故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日大

多伎藝也野藝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

二里春秋表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



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

去魯城可三百餘里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

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車子微者以為不

之入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

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曰河不出圖

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

誰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圖八卦是也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

矣夫者不得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

河圖八卦是也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

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及西狩見麟

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

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

將殺之證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故云爾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怨天

莫知子何為莫知已故問之

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下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唯天知已

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心不入庸君之朝

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言也置不復言



世務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索也遭世也

也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

義所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

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

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

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

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名周天

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

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

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第

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

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



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  
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  
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  
無道久矣莫能宗子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  
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  
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  
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

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  
孫志為褒城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  
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  
二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  
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  
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孔子年  
封孔子裔孫孔德輪為褒聖侯也

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

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  
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  
傳生年不定使哀公誅之曰旻夫不吊不愆  
夫子壽數不明

遺一老王肅曰弟善也愆且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王肅曰瘠疾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王肅曰父大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

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

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

日天子自謂一人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

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

孔子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甌臂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株

扮雜離女貞五味堯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

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

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堯

音譏堯檀檀也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索隱曰訣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

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豈合廬於冢上

乎蓋上者亦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

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

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

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

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

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

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

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祭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伯魚年五

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伯魚

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

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

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邠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闔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

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思生甫字子上年

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

箕字子束年四十六子束生穿字子高年五

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

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

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

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  
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

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低敬也言低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

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

### 陳涉世家第十八

###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

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勲業幾

如繼之齊魯曾何等

陳勝者陽城人也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

按郡縣之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

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字涉吳廣者陽夏

人也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



**陽**也夏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

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輟耕之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

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

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索隴曰尸子云鴻鵠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

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

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斬縣

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

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華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七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

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

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等

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

陳勝曰天下皆秦之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

當立索隱曰姓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

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



始皇第十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

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

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

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

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二世

所殺而百姓未知項燕為趙將數有功愛士

率趙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

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

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吳廣以為然乃行

卜索隱曰行行者先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

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

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

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

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

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指用依鬼神起怪蓋

謂得其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

指也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罾音義曰罾音曾率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果



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

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切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衆

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

神祠叢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者籠也音溝○索隱曰漢書作篝火

郭璞云狐鳴呼曰大趙興陳勝王率皆夜驚

恐旦日率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

入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

尉將屯九百人故云持尉也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

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

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云挺拔也廣起奪

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名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

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

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

云藉音子夜反應助讀如而成死者固十六

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名謂



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稱也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六

趙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

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斬斬下索隱曰

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謂以兵臨斬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

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

反攻鈕鄣皆下之徐廣曰皆在沛也行

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

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

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

上譙縣之門也譙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

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

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



為張楚

索隱曰李奇云欲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

皆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

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

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

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

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

為三川守

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

郡李由李斯子也

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

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趙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

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周文陳之

賢人也

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特吉凶



舉動之占也司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

十萬至戲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軍焉秦令少府章邯

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

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

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曹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

陽也其水在陝縣西南峴頭山北而流入河

魏武帝改為好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

武帝改曰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澗池

正義曰澗池河南府縣是也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

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趙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

劍於頸日不敢逃刑乃自到武臣到邯鄲自

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

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

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

正義曰成都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音棘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

也趙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

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趙雖勝秦不敢制趙若趙不勝秦必重趙

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

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趙已立王趙

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

西憂秦南憂趙其力不能禁我且以趙之彊

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

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

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

之臨濟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  
市市軍散遂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  
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咎故欲立六國後  
梁國按今濟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名寧陵城也  
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  
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  
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  
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

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  
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  
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趙令尹印使為  
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



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

皆音悅郟音談小顏云郟東海之縣名非也

按章邯軍出時未至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

恐郟當作郟郟是郟屬之地或見下有東海

郟縣故誤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郟當作郟

音記洽反郟即春秋時郟地楚郟教葬之今

汝州郟縣城是郟悅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

縣與郟城縣相近又走

陳蓋郟字誤作郟耳

說軍散走陳鈕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索

屬沛漢書將兵居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

作伍逢將兵居許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

志云許縣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

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

許曰許董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

昌也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

國有陵縣也鈕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

曰地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守慶於郟陳王聞

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秦

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



王命殺武平君畔。邯章已破伍徐擊陳柱國

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

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張晏曰秦之臆月夏

月也。○索隱曰顏遊秦云按史記表二世十

月誅萬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是

也。宋稟剛楚記云臆節在十陳王之汝陰遂

二月故因是謂之臆月也。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

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

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蔡瑁正義曰音唐今

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

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

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索隱曰涓音

公亥反服虔曰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

給通如今謁者。為倉頭軍起新陽汝南也。○

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正

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

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攻陳下之殺莊賈

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初陳王至陳

令銜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

陽閻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



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

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

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

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

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

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

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

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

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

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

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地名也復以陳為

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

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

陳扣官門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辨

數乃置音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



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不肯為通陳王出

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

遞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

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沈沈言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舍一作金○索隱曰用處云楚人謂多為夥

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也劉伯莊以

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楚人謂多為夥故

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

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

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

妾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

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勝以衆賓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陳王詭謝遂不為視王心

慚焉是其事類也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

至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

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信用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

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



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  
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殲至今  
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綱案班固奏

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

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駙據所見

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

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

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

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

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

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擁雍州

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

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

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

聚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

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

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

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橧索隱曰說文云橧大楸也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瓚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

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亦不敢負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

徐廣曰鑄一作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

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



今巡更問 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

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

子眊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眊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

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

曰什百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率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

矜非銘於句戟長鋌也索隱曰鉏耰謂鉏耨

輟是也棘戟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

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

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然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

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比權

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

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

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索隱曰施音式鼓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摘鹿爭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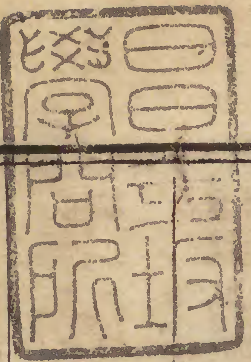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跡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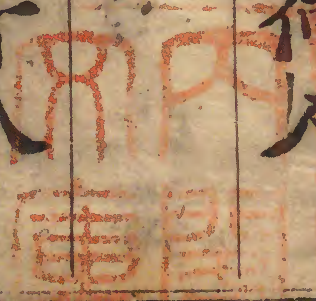
夥願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身... 又...

文... 又...

操... 又...

期... 不...

其... 於...

因... 又...

故... 亦...

其... 時...

服... 又...

其... 時...

其... 時...

舞... 又...

其... 時...

其... 時...

天... 又...

其... 時...

其... 時...

素... 又...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or index.



